通志堂經解

仁2
1.411
133

門 □ 12
號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三

後學 成德

☲☲ 離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易傳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伊川先生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

通志堂

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有字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垂於道則革不革於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已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已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已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於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以有悔而革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本義○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語錄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

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
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樵者又問漁者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
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
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
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
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
火生於動木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
草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
一性一情聖人成能于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
朽壞而无所用也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
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
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爲體薪

无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
有體乎曰然曰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
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
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
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
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
然在乎用之何如耳（邵子外書）○又曰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
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
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
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
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
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邪以王去賊安
有弒君邪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

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又曰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禹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王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並觀物內篇）

明道先生曰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劉絢師訓）

中元間斷

伊川先生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普傳）○革言水火

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周行已錄

藍田呂氏曰革變舊而新之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氣之所以革也息生也水火相即陰陽之義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所之各異不可同其歸故曰睽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女子有行不可終於此故曰革文明則民說而不疑說則民服而不違大亨以正則因時順理无所不宜革至於是然後當當然後悔亡

龍山楊氏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違

白雲郭氏曰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孚於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已日乃孚上乃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為湯武不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道以順天應人而能此是篡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於天下則結怨於已曾無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

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澤離火而豪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又兌爲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故曰曲而中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水火相止息則變少女志處乎內而在外中女志適乎外而在內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則變之所由生不可不革也故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以兩體言革也革變也非常之事方革之初人豈能遽信哉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已日先儒讀作巳事之已當讀作戊已

之已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已故有此象二應五三應上乎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乎浹日乃乎乃難辭也故曰已日乃乎革而信之此以離兌二五三上言革之難也坤離爲文明兌爲說天下之事至於壞而不振者文亂而不理事暗而不察民怨而上不恤也故萬物否隔人道失正所以當革文明則事理說則民心和故曰文明以說此以兩體言革之道也五上相易各當其位相易亨也各當其位正也文明以說然後大亨而大亨之道利在於正正則不正者正矣故曰元亨利正豪曰大亨以正此復以五上言革之道也革而當者六五之上也上五革而各得其正者

當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三者具其悔乃亡革之非其道或不當革而革或革之而无甚益其於新舊皆有悔是本欲去悔復入於悔矣秦革封建子弟元立雖之地漢革郡縣而七國叛唐革府兵而兵農分不當故耳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再以上五言革之戒也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兌革離而成乾巽乾爲天坤爲順巽爲命六二順五順乎天也九五應二應乎人也湯武改物創制革天之命以順天應人而已猶寒暑之相代天道變於上民物改於下因其可革而革之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此復以五上升降推廣革之道也在卦氣爲三月故太玄準之以更易傳○又曰澤中有火非火居澤下也如以剛限之故火不見滅是水在鼎中火巽鼎下之象非革象也蓋水火之性寒熱燥濕皆有常然澤中有火則水火之性革其常矣息止也火炎上而水息之水潤下而火息之有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象故曰水火相息若以剛限之則无同居之象郭璞言有温泉而无寒欵璞其知革睽之象歟叢說新安朱氏曰水火相息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卦德釋卦辭○天地四時湯武順應極言而贊其大也並本義○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

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云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鎔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應天順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麄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他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言應天順人非也○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曰意則一但變韻而叶之耳並語錄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伊川先生曰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爲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爲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會其氣必革澤中有火革之時也其在地則温泉是已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於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曆更端者革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元曆閱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爲入曆之始是時日月合

璧復會於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
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
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於牽
牛之一度而絃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
會者司曆之過也震嘗問曆於郭忠孝曰古曆起於牽
牛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
必差差久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曆
之元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木義○澤中有火水能
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
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
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
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

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
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
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
復故聖人治曆明時向林艾軒嘗言聖人於革著治曆
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
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
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涩
則必後天稍濶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問革
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
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
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曰亦是恁地○
又曰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
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箇意便說

並語錄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伊川先生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愼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愼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爲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當革之初居下无位比於六二上无正應雖有剛德不敢自任惟固結六二以自固不可有爲待時而後革也故鞏用黃牛之革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以其堅固故曰鞏與遯六二同義

白雲郭氏曰革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黃牛之革黃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爲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爲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革之始在下而九四不應離體務上速於革者也鞏固也坤離爲黃牛初動艮爲皮革日熯

之不可動鞏固也黃牛者中順也鞏固用黃牛之革堅
韌不動以中順守之可也初動艮又爲手爲指莊子曰
指窮於爲初不可動不可有爲也易傳曰革事之大也
必有其時有其才審慮愼動而後可以无悔易傳
新安朱氏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
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
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
革其謹如此本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
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
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
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
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
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
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以此
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
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巳日而革之征
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
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蓋易傳
橫渠先生曰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一與九五爲應以柔變剛以下變上用
力也難久而後能革之然同處於中水火相濟行必有
嘉故吉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

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
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
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
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得位得時上應九五有可革之才然
不可遽爲必俟人情既浹上下既信之日乃可革之十
日之次自庚至已浹焉離納已已日者浹日也故曰已
日乃革之九五中正二應上行而又其難其慎如此革
道之美无以復加乾爲美六上行則二有嘉美故辭曰
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夫變動貴乎適時趨舍存乎
機會二當可革濡滯而不行於革道安得无咎征吉无
咎者以行有嘉也二巽體不果故勉之易傳曰以六居
二柔順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

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
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
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征吉而无咎戒占
者猶未可遽變也本義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
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
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
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
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
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
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恐

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攷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兌兌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二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徧行三爻革之有漸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言三就言至於三則民信之矣故有孚道成民信姑待其革不可以有行也然以剛居陽行猶不已迫之已甚民之不從取凶之道不知消息之理雖正危也

白雲郭氏曰革之爲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爲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爲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爲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舍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黃牛之革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剛正而明處下之極革之而當不可復動往而不已有凶成則必虧以正守之猶厲故曰征凶貞厲然守之者其在懼乎初不可有爲也二已日乃革之三革之而就稽之於衆其言亦曰三就故曰革言三就三極數也月之盈虧氣候之變皆以三五三則就

矣往而不已人必有言矣爲口革言也上六應九三孚也革於此信於彼有孚也民情既孚革道已就欲往何之違民妄作則有凶咎九三離體務上革而過中聖人戒之故辭曰革言三就有孚象曰又何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又何之矣言已審也本義○革言三就如第一番商量這个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語錄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約己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倡始信已可行故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始入上體其命當改雖有无應之悔而革言三就之後物情已信不必私應故悔亡有孚悔

亡有孚吾志可信改命无疑矣故改命吉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
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
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已
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
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爲主此九
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於人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居四宜有悔然當水火相革之際有其
時矣其才也以柔濟剛其動也革而當是以悔亡革五
爻皆正四動初應則上下靡不信不動有悔故曰有孚
動而正近與五相得遠與初相應故抗君之命反君之
事解國之大難除國之大害无招權擅事之凶巽爲命
四動改命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易傳曰四非中正

而至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
承中正之君而上下信其志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
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
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
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本義○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
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者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爲
新故漸漸好先生曰然是到這處方變了語錄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
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
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

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晉傳）橫渠先生曰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並易傳）○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覩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無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其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大人兌為虎虎生而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既變則其文炳然易見京房謂虎文疎而著是也六二離變兌為文明虎變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得尊位大人之革也其舉事无悔其應曲當文理彰著天下曉然知之猶虎變也豈俟於既革而後孚哉蓋未革之先在突奧之間簟席之上其文章固已炳然而具矣不假占決質之鬼神其下既孚二五未易而應未占有孚也二離為龜兌乾為決兌乾變離決龜也決謂之占非天下之至誠不言而信能如是乎文王之不長夏以革而虞芮質厥成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毵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

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本義○未占有
乎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語錄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伊川先生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
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
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
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
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
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
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
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
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

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於革之終戒以
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
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
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
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
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
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
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
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
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
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

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爲班班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已爲屑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著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指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爲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爲顏子之文可也○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剛居尊而履中正革道大成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煥乎其有文章不待占而後信也上六與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時變而成文五以剛得位居中故爲大人上以柔无位失中故爲君子虎之文脩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蓋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君子學以聚之其文蔚然如草之暢茂而叢聚也當革之終小人猶知革面則革

道亦可以已也革而不已變亂紛擾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正惟靜而不變則因革以時矣故曰貞吉无咎也

白雲郭氏曰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弸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蓋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爲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考之天文尾爲虎火也箕爲豹水也而同位於寅虎豹同象而巽爻也離二文之中也故二交五其文炳明離三文已過故三交上其文蔚茂繁縟蔚文之過也三交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乾爲首兌爲說乾首而說見於外面也上交三成六小人革面也何也君子韜光遠害小人自徇其面今也君子豹變其文蔚然小人革面內嚮順從其上革面非謂面從也旋其面目也如是則革道大成坤順也兌口順之從也成則不可復動故三征凶上居貞吉下三爻革弊弊去當守以懼上三爻革命命定當復其常故曰征凶上六革道大成柔戒於不守故曰居貞吉上有伏艮居之象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四

後學成德

䷱ 巽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

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又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象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元以示之卦字）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語錄）

鼎元吉亨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蒙止云亦亨其羨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為德以動出為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為羨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鼎亨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亨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九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本義）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

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普易傳

藍田呂氏曰鼎新民以法度也木入於火亨飪之象鼎所以名卦也鼎器也制器必有法象故曰鼎象也鼎之用至乎亨飪故聖人以享上帝養聖賢也享上帝奉天道以取法象也養聖賢尊有道敬有德以取法象也柔上行而得中所以能奉天道應乎剛所以能尊有道敬有德凡鼎之義皆主於柔巽順於天人而不自用此所以能元吉亨也

白雲郭氏曰井鼎皆物也象於鼎言鼎象而於井不言象者蓋井之象水在下今取於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亨上帝養聖賢而已亨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五之德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以全卦言之初六足也二三四腹也腹而中實受物也六五耳也上九鉉也有鼎之象以二體言之虛者在上其足在下而承之亦鼎之象也有是象而又以木巽火木入而火出亨飪之象在他卦雖有木火而无鼎象不爲亨飪矣於此言象則他卦以爻畫爲象者可以類推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六爻兩體言乎鼎也聖人在上尊之則亨以享上帝大之則亨以養聖賢天帝一也以其宰制萬物而爲之主則謂之帝聖人者賢人之極得天之道而能盡天之聰明者也乾爲天在上爲帝指上九也在下爲聖賢指二三四爻也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盡其心者乎鼎器也極其用則道也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復以六爻言鼎之用也觀乾之象則知天帝聖賢一也聖賢之任即天地之任其任豈不重乎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爲耳在下聽卑聰也再變巽離爲目在四三變鼎離目在五其視愈遠明也所以聰明者聖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爲聽故其耳聰兼天下之目以爲視故其目明六二之柔進而上行至於五居尊位而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柔履尊位則无亢滿之累得中則无過與不及之咎應乎剛則君臣道合萬物皆得其養具此四者是以元亨坤柔之亨始於六二之正元吉亨也故不曰大亨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言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此以卦爻三變言鼎之才也在卦氣爲六月故太玄

準之以竈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木巽火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聖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柔巽進而上得中應剛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本義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先生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亨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正位凝命言所以新民以法度也皆不自用恭己正南面而已

白雲郭氏曰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於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命以成垂拱无爲之治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鄭三月鑄鼎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周三月夏之正月也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上故司爟以季春出火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而金鐵在焉則古者鑄鼎以火出而作火矣辰東方木也火在木上其鑄鼎之時乎兌乾爲金而又火在木上亦鑄鼎之象也鼎有趾腹耳鉉其位不可易

故正位尊卑上下用之各有數故凝命離南面正位也巽爲命九三獨正位凝命也定命之謂凝木火鑄金巽風入之有凝之象正位凝命所以趨鼎之時易傳

新安朱氏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本義○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任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語錄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爲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爲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爲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並易傳

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橫渠先生曰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一陰承二陽上強下弱者也上強

下弱其勢必顛故鼎顛趾也妾賤者也子貴者也君子以賤者進御不以爲非正者以其子也取妾以子不以爲非正者所謂舍其賤而從其貴猶鼎顛覆實未以爲悖者所以出其否

白雲郭氏曰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爲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爲賤而潔新爲貴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乾爲首四來下初首在下顛也初往四成震爲足顛趾也否者不善初不正否之象初四得正未悖也古者鼎足空潔鼎者顛趾出否則能致新雖曰顛倒於鼎之用未爲悖亂也乾爲君兌爲妾震爲子妾不以正合以其有子故无咎无咎者正也妾奔女在女體之不善者穢也利出否者出穢納新舍賤從貴而後得子也公羊謂妾以子貴非也貴賤之分豈可亂哉以君臣言之以貴而下人卑有時而踰尊矣得賤臣者苟利於宗廟社稷則或出於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賤可也易傳○又曰爻有一爻而取兩象者丁寧重複而非繁也鼎之初六取顛趾出否又取得妾以其子皆喻得人叢說

新安朱氏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

應四亦爲取新之意本義○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並錄語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尊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有就之矣所以吉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爲革爲蹇固已路而爲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剛中不虛有加必盈五雖正應居二剛之間爲其所間有疾者也九二不以有應爲盈乃以彼不能應我爲吉懼其盈以爲尤也

白雲郭氏曰凡陽爲實而陰爲虛九二剛中故爲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爲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高祿厚不免凶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入爲仇既滿而驕則驕爲仇既滿而貪則貪爲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欹器之戒以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者用中故也象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

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盈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慎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爲實九二剛實得中其可爲鼎用二之五鼎有實也怨耦曰仇子夏曰仇謂四也九二九四匹敵也九二據初九四比五二四失其應故相與爲仇四近君與我爲仇二之五其可不慎所之乎二動成艮艮止也欲動而止慎之象九居四陽失位仇有疾也我仇有疾不能之初則不能即我二之五鼎得實而吉不喪其實終无尤也傳曰我尤也四兌爲口尤之者也二往兌毀故終无尤也易○又曰我仇有疾王弼以六五爲九二仇伊川以初六爲九二仇鄭虔以九四爲九二仇案先儒說我

據四之應四承我之應故曰我仇四爲毀折之象故曰有疾而子夏傳亦曰四以近權惡我專任四之覆餗正无幾矣豈輒謀我哉怨耦曰仇當以四爲仇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有實而不謹其所往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矣本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伊川先生曰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吉○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今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悔

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吉可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皆鼎耳之失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不爲用雖獨鼎待鉉故以耳虛中之義也易說有雉膏烏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象也膏祿食之美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之祿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後虧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虛中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三動成離坎坎爲耳鼎耳也三應上九鉉也耳虛受鉉則舉鼎而行九三當剛柔相應之時剛正自守以動爲不正且有悔故上來之三而不愛是鼎耳距鉉所以行鼎者塞絕而不亨矣離爻革之象鼎耳革失其爲鼎耳之義也其能成亨飪之功乎離爲雉爻澤爲膏雉膏食之美者爻口在上不食也九三自守雖有美而不食五安知其盲哉夫君子不爲已甚與其獨善其身曷若兼善天下然剛正自守人必有知者上感而動坎水卦爻澤流方雨而其悔虧矣坎變爻爻爲毀虧悔也始不正而正終吉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

吉也本義○問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耳則移動不得革是變換之義他在上下之閒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語錄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以陽居陰下應初六位則近尊陽剛不足鼎折足之象也四以陽居上體其實宜美故曰公餗折足覆餗位高力柔不勝其任者也形體沾濡污辱已甚出於不度取凶宜也

白雲郭氏曰二與四同功之爻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慎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於喪身敗事沾汙狼藉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近君九處不當位既不堪其任矣下信

初六之小人又无助德與智力皆不足安能謀大事任重寄哉故動則傾覆其所有矣四動之初成震兌震爲足兌折之鼎折足也餗鼎實也李鼎祚曰雉之屬虞仲翔曰八珍之具鼎祚指五離言雉雉八珍之一也三公位初之四乾首在下三見離毀覆公餗也其形渥凶鄭康成虞仲翔本作其形剭凶王沿曰古之大刑有剭誅之法周官掌戮凡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子夏傳作握蓋傳之久字誤而音存也王輔嗣作其形渥易傳從輔嗣既曰其刑剭則凶可知矣如離之九四焚如死如棄如不言凶也離爲目震動也乾首在下俯也目動首俯羞赧之象兌爲澤兌乾爲面巽爲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其形渥也如是者必害于家凶于國豈惟戮辱之凶哉四不智信任小人禍至於覆公餗信任如何也如何兌口發聲與大畜何天之衢亨同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信如何言失信也本義○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語錄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

由得中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故其耳黃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
一作利於剛正心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黃耳金鉉之象黃中也中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坤爲黃黃者坤之中言有中德也伏坎爲耳耳虛而納者也二自遯九五變乾爲金金剛德也二應五舉鼎耳而行爲金鉉故曰鼎黃耳金鉉六五之二巽變艮艮手爲止爲也六五有中德虛中而納九二九二剛中而實舉五而行以中爲鼎之實也鼎之行在耳剛中爲耳之實則剛柔得中而鼎道行矣故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中以爲實釋金鉉也五雖虛納二應之不以正失耳之實君臣相合不正其可乎故利貞九二之五正也言中以爲實則正在其中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本義○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无去處了 語錄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

則爲大吉无不所利矣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温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亨飪爲功居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曰剛柔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温非一於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柔以柔節剛相與以相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於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爲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遯乾之不變者也故爲玉三動坎爲耳上來應三舉鼎耳而上行玉鉉也蓋上九不變則九三之剛正應之其道上行矣故曰鼎玉鉉上九之三坎變成兌水澤節也九居三而正大者吉也言上九爲三而屈則大者吉小者无往不利上下之道行矣故曰大吉无不利鼎道既成九三復位玉鉉在上而處成功夫上九動而下三知柔也靜而在上知剛也動靜適宜剛柔有節是以動則吉无不利斯所以能保其成功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爲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四

震下
震上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易傳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伊川先生曰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

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
周慮一作周旋顧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蝘虎謂之虩者
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
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
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
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
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
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一无字降神方其酌鬯以求神薦
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一作霆之威不能使之懼
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
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自乾坤而來
變之始者莫先於震故爲動之始然乾坤震動之始其
來方興莫測是以有震動之象曰亨者天下之理不動
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自震來虩虩笑言
人事而言虩虩恐懼之貌啞啞和樂之意因震動而恐
懼則長慮却顧終无危亡之失是以後獲笑言和樂之
吉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雖有大震恐不失主祭之
道蓋知恐懼脩省而已主祭長子之事也然則文武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易說
新安朱氏曰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
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
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
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
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
之重本義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伊川先生曰震自有亨之道（一无之字）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一作啞啞笑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法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一有以字）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並呂氏傳）

橫渠先生曰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之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震恐懼有戒心也恐懼能戒則用无不通故亨肅敬之心不少懈則神物祐之此所以致福笑言啞啞雖笑不失則震而後能謹也震及遠則近者不待威也能知所懼乃可以保宗廟社稷而祭祀之也

白雲郭氏曰震來虩虩恐懼而致福笑言啞啞和樂而未嘗失則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邇皆及之也震之爲卦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喪匕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匕者挹鼎之器所以載鼎實而致之俎鬯香酒所以灌地降神皆主祭之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臨來二之四也震動於積陰之下奮擊而出亨也天威震動畏而恐懼乃所以致亨故曰震亨此以重震言亨也震來者九四來也虩許慎曰蠅虎也

易傳曰蠅虎謂之虩者周旋顧慮不自寧也四動於坎中動而止止而復動離目內顧未嘗寧息虩之象震動之來恐懼如此初九守正所以致福福者陽之類謂九四來也故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此以震四之初言震亨也四來之三成離離目動笑也之二成兌兌口動言也自二之三笑且言矣之四聲達於外啞啞也惟震動恐懼必有笑言啞啞理之所不能違也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此再以九四往來言震亨也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雷震於百里之遠宜若不聞而猶恐懼於邇者驚於遠懼於邇所謂恐懼於其所不聞也自初之四乾坤之策百有二十百里舉大數也驚遠四也懼邇初也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此以初二三四言震也坤爲肉坎爲棘艮爲手以棘載肉而升之者七也坎震爲酒離爲黃酒黃鬱鬯也驚遠懼邇乃能不喪七竅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故曰不喪七鬯徐氏謂豢文脫不喪七鬯一句是也六宗廟也艮爲門闕坤土在上爲社震爲穀稷者百穀之長宗廟社稷之象古者諸侯出而朝覲會同世子監國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七牲體酌鬱鬯二者皆親之長子主器也不喪七竅則不失職矣四者諸侯位長子居之監國之象艮爲手不喪七竅也臨二之四出也橫渠曰此卦純以君出子在爲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君父共國時也在卦氣爲春分故太玄準之以釋易傳○又曰亨有就卦體言之不論應與者震亨兌亨是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震有亨道不待言也恐致福恐懼以致福

也則法也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七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本義○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七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震亨止不喪七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爲宗廟社稷主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七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並語錄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伊川先生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易傳

白雲郭氏曰洊重也上下皆震威益盛也當是時也知恐懼畏天脩德省身故可以无過而不至於危亡苟不知恐懼脩省之戒則危亡必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下皆震洊雷也震動爲恐懼坎爲加憂亦恐懼也初九正震爲行得一善而行之之象故曰脩九四不正有過而思改之象故曰省易傳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

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一作然後笑言啞啞也〇
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
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
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恐懼脩省於前則必獲和樂笑言之吉於
後理之必然也初九震動之初恐懼脩省不可緩也過
此則危矣故於初言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先畫之爻九四後也於爻言後笑言
啞啞與卦辭互發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本義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
剛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

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
猛則己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
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
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
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
震懼之來雖量勢異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
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
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
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
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
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〇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
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當震之時以柔乘剛震來必危而无
應必大喪其所資億數之多多故大也應在六五所居
高險故曰躋于九陵若反而求之柔中自守則必得其
所喪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陽數之變陽數之變則剛
者從柔危者獲安故曰七日
白雲郭氏曰震之動自下而上在震之初猶欲恐懼脩
省況二之乘剛乎故震來則危厲而喪失隨之也躋于
九陵避其來也不知脩省而避非其道也故不待逐而
七日可得言不可避也七日一卦之復復則自來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震自上來而下乘初九之剛此六二
所以危厲不安二動成兌離兌爲口億也億虞氏本作
噫於其反虞翻曰惜也兌離爲嬴嬴貝也貝貨貝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貝者二之所利九四艮山在大塗之下

陵也九陽之極數七之變太玄曰九也者禍之窮也二
惜其所利避初之五震足升於四之上躋于九陵逐利
而往然離毀貝喪復乘四剛其禍愈矣何所避哉震爲
作足之馬初之四四亦爲馬逐之象也六二不逐所喪
中正自守則所喪不逐而自得矣自二數至上又自初
數至二其數七二復成兌離得貝之象離爲日勿逐七
日得也易傳曰守其中正而不自失過則復其常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
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順中
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
七日之象則未詳耳本義○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處去只當固守便好並語錄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爲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有中字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能懼而改行則无眚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不當其位處之不安若除草然不忘乎戒則雖震不行可以无眚矣蘇除草也除草者恐有百蟲之害故戒

白雲郭氏曰震自初動六三遠於動者而能蘇蘇然畏懼不自安是以行而无過眚也不敢自安者知位之不當亦所謂知懼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在坎陷中處不當位震懼自失故震蘇蘇震爲反生三震之極震極反生蘇也春秋外傳殺秦諜三日而蘇若太玄謂震於利顛什死則不復蘇矣易傳曰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處不當位震懼自失而不知動其禍自取也故曰眚若因震懼而行出險就正何眚之有易傳曰三行至四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本義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

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
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
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而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
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
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
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衆陰之中爲衆附比剛陽之德而以位陰
故泥而未光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一陽居四陰之中爲陰所宗乃以陽
居陰震懼已甚泥而不通自保則可未足光也

白雲郭氏曰九四處多懼之地陷於重陰之間无中正
之德以自將故不能有行而遂泥也滯溺不自振又安
有光亨之道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泥也震足陷於泥中滯泥也陽
有可震之剛動則有光而四自二進遂行而不反四失
位陷於泥中處則莫能守動則莫能奮震道未光也知
其不可遂反而處三震懼得正僥時而動則光矣坎離
正光也二三兩爻相易取義夫初九九四均震也六二
喪貝六五无喪當位不當位之異也荀本作隧或云遂
隧古通用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
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 本義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
中大无喪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以柔居
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

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爲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有終字）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爲動之主則能享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作艱）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懼往亦厲懼來亦厲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保故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一有云懼陰之中○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與六二同爲乘剛而无應然六二无應在下故往亦厲六五居中履尊故億无喪有事居尊履中雖以柔居亦可以有事於天下苟有事於天下則大无所喪矣

白雲郭氏曰二以來厲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得无喪有事亦幸矣有事者其事也謂六五之君事也象言危行者往來皆厲行則危也六五往而上則即柔來而下則乘剛皆喪有事之道是以知其危也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以无喪爲大則知喪之亦大也億者恐懼驚嘆之辭說者或爲辭或爲萬億或爲億度其義

頗不能通爲辭近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往而上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來而下則乘剛往來皆危行也億虞氏作噫五動成兌巽兌口噫也惜之辭巽爲事五之所有事在中而已五剛大乃能无喪有事柔則危剛大守中雖甚危之時可以致亨五无喪有事則二往助之矣易傳曰諸卦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二五見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本義○六五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語錄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伊川先生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一作見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一作震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一作之終有變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故以征則凶能以鄰爲懼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既附四已或與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爲戒不待及身而戒則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震之極无中以自守內積驚懼失所處之道是以志氣索索然而其瞻視亦矍矍然不安也能止而守不過驚懼而已以征則凶也震驚之來未及其身方及其鄰能畏懼而戒之如此則无咎矣蓋先時而懼未至於極故也婚媾所親也有言失之小也處震之極得无大咎足矣小有言蓋不可得而免也象言中未得者以失中道故索索然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貌亦於爻義各有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過中處震之極窮而氣索將下交於三三亦過中而窮莫助之者是以恐懼失守窮之又窮故曰震索索中未得也使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窮索矣懼而動成離離爲目動而不正則否或動或否目不安定視矍矍也視矍矍者以震索索也恐懼如此當守其正征則凶征者以正行亦動也坤爲身四折之爲躬鄰謂五五有乘剛之危所以无喪者得中也上六未嘗乘剛而畏之苟知鄰之无喪者在於得中能自戒懼不動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无咎者得正也五震而動兌爲口戒也上六六五陰也九四陽也六九相配有婚媾之義上六不得乎三或來交四則五必有言四五相比上安得而配之上既不可以交三又不可以交四以此見上六終不可動故曰征凶橫渠曰五既附四已或與焉

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爲戒則无咎易傳曰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中謂中心本義○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它人語言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五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六

後學成德

䷳ 艮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易傳

○看一部華嚴經一本作法華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止觀○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並語錄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濂溪先生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通書

明道先生曰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劉絢師訓○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无事矣无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與橫渠書

伊川先生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

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一无也字○易傳○艮其背乃止也背无欲无思也故可止陳氏拾遺

兼山郭氏曰艮止也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也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內外兼止故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義乎自一身言之庭與四海皆一也聖人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皆行其庭之事也此道可明以理不可窮以辭即所謂中庸之道也艮止圖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艮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

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雍曰艮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輹豶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於色者也耳欲於聲者也口欲於味者也鼻欲於臭者也至於背則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於止之道一身且不獲況外物乎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於行施之於人皆一也內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與艮其背之義正同

新安朱氏曰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本義○艮止也背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語錄○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无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

矣通書釋義

東萊呂氏曰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問艮背之指在學者當如何用荅曰艮背之義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止則外物之交乎前不能汨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其意可見荅朱元晦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劉絢所錄○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

劉絢師訓○艮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語錄

伊川先生曰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一作與艮其背止之義一有同字也○是以不

獲其身至无咎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並易傳○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劉元承手編○艮其背止欲於无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雖處喧閧亦无害於爲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有不容之意至於市井紛囂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入它人之庭不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它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易說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並正蒙

藍田呂氏曰艮止而不相交也背之於身五官之用四體之運動皆所不與止其所而與物不相交者也止道施於背則一身之運動皆所不與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其所而與物不相交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時止則

止止不失時所以无咎時行而止時止而不止皆失之固止而不止其所則亂而失其所矣耳司聽目司視火之炎水之潤各止其用而不可亂也達於父子夫婦長幼君臣尊卑貴賤親疎之分各安其所而不亂此道所以光明也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夫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其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繫乎時而不繫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所以爲行止者也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則在彼矣行止爲時則艮止爲道矣故彖言時止則止又曰艮其止所以兼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止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以在此之可必而易時之不可必則止道盡矣是以艮止之中復有行而行止之行復有艮之止是所謂行其道者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是爲知止不知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且天下之欲常生於必而无欲生於不必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必之可止而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老氏有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莊子又曰焚符破璽掊斗折衡彼時有之而我絕之欲不在

時與物而在我也易在彼之欲而爲我之欲其惑甚矣
故雖艮止之道聖人不能廢時老莊氏未之知也動靜
統言之也行止亦動靜也動靜俱不失時其道至矣故
光明也道大成則明故中庸曰誠則明其道光明則艮
道大成矣艮始於止施之於行止又施之於行止之時
此其所以爲大成也止其所者又言止无它義知其所
而止之耳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之六爻皆敵也敵所
以成艮也知敵而相與則爲交戰之道失艮止之義遠
矣知敵而不相與則與敵背馳情欲自遠是以能不獲
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也无咎者於道无失其爲義大矣
易說 ○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雖止之道有行而行之
時復有止焉蓋艮以止爲主故也艮之止中庸之中是
或一道 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以三畫卦言之陽止於二陰之上止也以
重卦言之上下內外各得其止故曰艮止也止非定
之止也行止相爲用所以明道也猶寒暑之成歲晝夜
之成日時焉而已矣艮者震之反艮止也靜也震動也
行也艮直坤之初六可止之時也震直大壯之九四可
行之時也不可止而止猶不可行而行其失道一也是
以一動一靜震艮相反而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坎
月在東光明之時也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又
曰无可无不可者此也彼入而不出往而不反者豈知
道之大全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此以
震艮反復言乎艮也艮之所以能止者止之於其所也
背止之象韓愈曰艮爲背夫動生於欲欲生於見背止
於其所不見也上下兩體爻不相應譬則兩人震之初

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也九四去四而之二一人背而來也五四中爻體艮中在門闕之中庭也庭交際之地兩人背行於庭雖往來於交際之地然背行則不與物交无所見也且自顧其後不獲其身矣安能見人乎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物也所以能各止其止也以人倫言之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以至萬物庶事各有所止古人繡黻於裳兩己相背其艮之象乎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上下敵應不相與可止之時故无咎若施之於他卦則有咎矣此以震艮相反推明艮其背也在卦氣爲十月故太玄準之以堅易傳

新安朱氏曰艮止也至其道光明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艮其止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无咎矣晁氏曰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本義○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

己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豪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无一事是也又曰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

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耳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豪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則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是就人事所爲而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先生云定則光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宇泰定者天光發焉是也○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己不見害不見利不見痛痒只見道

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伯恭又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恐无此理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荅云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温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无思无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皆過高了○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爲也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外物不接內慾不萌之際南軒以爲之際二字當除去今程傳已无之際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无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爲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

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
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
是那人艮其背字恐是止字豪中分明解云艮其止止
其所也伊川易傳解止其所也極解得好○艮卦是箇
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惟蒙卦
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
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
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
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
蒙蔽只要恰好不可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

其所以擊蒙之道○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此是說物來而順應○李守約問伊川易傳艮其背之
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
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
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檢○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並語錄
廣漢張氏艮齋銘曰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
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
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
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无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
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
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

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緊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南軒集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康節先生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其位而行之意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并彼爲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易傳○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易說

白雲郭氏曰艮之爲卦上下皆艮故曰兼山下卦內也內爲身上卦外也外爲人兼內外而統之所以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象也止其所也外義止其所而已以君子之位言之則思不出其位者亦止其所也位非獨爵祿而已所守之分皆位也必曰思者未有事之時也未有事之時則无欲矣待其有欲而止則非艮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艮之爲止其在茲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兩山相兼而峙然各止其所焉位者所處之分君子據正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孝皆分當然也橫渠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也二四坤爻在中而正思不出位也夫易言思者皆坤也故太玄以五五土爲思或曰心火也脾土也心乃有思以爲土何也曰心火也有所思則繫之於土猶悲主肺怒主肝悲怒有不由於心者乎故曰心居中而治五官易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一作正之道也○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伊川易傳

白雲郭氏曰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於趾止於動之

先則易而止於既動之後則難止於其先故得无咎止於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利在久於其道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者也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能利貞者也象言未失正者止於未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於復自道言吉復於不遠復言元吉艮之初六有過於二者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二卦之復雖與正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凡言復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艮其趾則止於未失得之前吉凶失得皆在所止矣是以不言吉也然則艮之无咎豈不足於小畜與復之吉哉蓋不使累於得失而已故象言未失正則止於无失止於无失則未嘗有得矣然世多以吉爲過於无

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爲二道論有爲則莫善於吉論守道則无咎爲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咎或吉而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者趾也四震爲足艮其趾者止其動之初也六居初不正宜有咎事止之於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可動而動則正矣利永貞者非永止也動而正也正則行止一也不能止則亦不能行矣初四相易成巽爲長永貞也初六陰柔患不能久故戒之以利永貞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本義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止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捄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隨也退聽下從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徒止其腓腓所未聽故心不能快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居趾之上腓之象也腓之行止一隨於趾不可得而專也二以陰靜欲止其腓而柔弱隨下

不能止其趾乃欲止而不得止者也腓既主隨當退聽於趾以爲行止則无患矣今不能救趾之不止又不聽趾之行止此心所以不快如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也

白雲郭氏曰腓腨腸也下體之所主也上而股下而足皆隨之故爲六二之象也六二下卦之主也初六九三之所隨也六二雖居中得正得止之道然以柔用柔才有不足是以不能舉其隨而其心不快也方止之時忘我忘人而六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哉蓋六二有爲之臣位也君子正心誠意之初故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及其道之大成施之於天下國家欲天下各安其所止蓋伊尹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孟子欲正人心之時而不能拯其隨者是以其心不快也此謂其隨失隨之義故君子其心不快象言未退聽謂隨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巽巽爲股二艮之柔膚也膚在下應股腓也腓膊腸也二不能動三剛而失中止之於上不獲往應於五艮其腓也九三止矣六二亦隨而止則所謂其隨者隨九三也三震二動成兌澤雷之象故曰隨拯一作拼音承馬融曰舉也三震起也三若之五成艮爲手有舉之象二未能使三退處於二而聽從於己不能上行一舉手以濟五之柔不拼其隨也其隨猶言其事當隨也三坎爲耳退處於二退聽也易傳曰退聽下從也故曰未退聽也二又不能自動應五故其心不快二動成兌兌爲決其心快也二不能動坎爲心病不快也六二止於下制於九三之彊而拳拳然不忘納忠

於君非中正君子孰能如是乎孟子出弔王驩輔行之時乎易傳曰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者有當隨者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蓋我既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味常人於是常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爲之必有乖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妥帖若已欲爲之者但其心不快而已无跡見於外也答潘叔度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伊川先生曰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一作其勢薰爍其中一有心字也○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薰心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當止之時陽剛當位分別名分嚴不可犯物情不安故危薰心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至於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象猶大畜說輹豶豕之道也限所以制內外也內欲不生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制其左右也厲薰心者常以危亡之憂薰爍其心使不亡也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薰者與詩言憂心如薰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止失於早辯故必極於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甚難矣然艮止之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危特有難易之別也雖然止而言厲何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君子失性之危中庸謂之陷阱則艮之言厲一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薰子夏傳王弼本同孟喜京房馬融王肅作熏馬王曰熏灼其心虞翻本作閽虞曰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又曰馬君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爽曰以熏爲勳或誤作動蓋古本當作動心動心二字傳者誤併作勳字耳再傳者又脫其偏傍作熏而後來者又加草遂成薰字故荀以熏爲勳虞亦曰古閽字作熏字今以象考之宜作動心三在上下體之際限也限腰也帶之所限三止之極止而不動艮其限也夤膂也一作胤馬融曰夾脊肉鄭氏本作膹古之人不動其心者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已進退綽然有餘裕故其心不動九三知止之止而不知無止之止堅強固止與物睽絕无安裕之理譬之一身下體欲靜上體動而爭之則上下不相屬列絕其膹危厲動其心宜矣坎爲心病故曰厲動心觀此知孟子之不動心非體易者不能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本義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不能爲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心故能艮其身咸之九四朋從爾思義近之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止乎至靜在上體之下任一身之事故曰止諸躬也

白雲郭氏曰以初論四則初爲早辨者也然有初之艮其趾然後四能艮其身先後之序理亦宜然艮其身則一身之內合於自然无不止也是以无咎止諸躬者謂能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爲身三坎折之爲躬四在大臣之位而六五柔中不足於剛健故不能止天下之當止惟止其身自止於正故无咎若責以天下則安得无咎夫身有大身萬物與我同體者是也六四下不能止天下之當止上不能正其君局局然自止其身不亦小哉故夫子易身爲躬王弼謂自止其躬不分全體輔嗣其知之歟易傳曰僅能善其身豈足稱大臣之任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元咎也本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有之字義言之元之字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其作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故作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〇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柔得尊位輔之象也中正无邪故止其輔而言有序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而後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固如此也是以其悔可亡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主忽其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无益謂暴元傷蓋有間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至上體頤五動成巽五應二五成艮二成兌艮在首下動而上止爲輔兌爲口舌言之象五巽而出之與二相應荅艮其輔言有序也六五不正宜有悔施止道於其輔頰言必中正斯可以止天下之動矣

是以悔亡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正字襄文協韻可見 本義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一元上字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六爻之德唯此爲吉○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程易傳

藍田呂氏曰上九止之時以剛居上所守不遷敦重其所止以終其事也

白雲郭氏曰居止之極止之過中者也過中則疑於有失矣然慎厥終惟其始者古人之戒有始有卒者聖人之事能過於止是厚於終也又安有失哉故言敦艮吉

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爲山篤實也動成坤厚也篤實而厚敦之象上艮之極止極者有不止焉九以剛居上動而必正能厚其終知止於至善之道正故吉非篤實之君子能之乎易傳曰人之止難於久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變於久人之所同患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六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七

後學戎一德

艮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爲漸今人以緩進爲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一有而字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爲漸也易傳

漸女歸吉利貞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

之正男女各得其正示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
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一作有漸者莫如女歸
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一作漸則陵
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
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一有利貞字諸卦多
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
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
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
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
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
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
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漸者天地之施始一作交女歸吉進得位皆指

甘簡

白雲郭氏曰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天地之道進皆有
漸況人乎舉人道而言之則進之漸者无若女之歸也
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
爲吉也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女
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節其禮爲尤備是以知其漸也
鴻之進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陸之漸豈不猶女歸之
禮乎故卦辭言女歸而又明鴻漸其義一也伊川曰諸
卦多言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
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
貞乃得其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
利者以其有貞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而利者以如

此貞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觀此則伊川亦用卦變矣 叢說

新安朱氏曰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本義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伊川先生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它進亦然○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爲上遂得正位亦爲進得位之義 一有是往而有功也六字 ○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 一作至 困窮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漸徐進而不迫也艮止於下巽進而上不可以速故其進徐也女子之歸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備禮以聘然後行故以漸進爲吉君子之難進亦斯道也君子以漸正然後利也進以正故累功可以正邦也得位得中故

正而有功止而又巽无過越亢滿之憂故其動无窮
白雲郭氏曰彖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卦辭
也蓋世俗多失漸進之道獨女歸有漸存焉耳進得位
者先明女歸之漸而後言人之進也凡人之進以漸得
位則往有功蓋其進銳者其退必速是以无功也進既
以漸又能以正則可以正邦所謂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也凡進以漸者必不失正進不以漸而失正者多矣
故孔子於漸進之時又并進以正而言之也其位剛得
中者言五之德也止而巽動不窮者言漸以止巽而動
是以其進不窮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漸否一變三之四成卦九四之剛下柔六
三之柔上進漸柔之進也故曰漸之進也此以否六三
之四言漸也女謂嫁曰歸自內之外也三坤之四戌巽

女往也四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艮男下女然後巽女
往而進艮陽居三巽陰居四男女各得其正矣夫漸之
進不一也臣之進於君人之進於事學者之進於道君
子之進於德未有犯分躐等而能進者而漸專以女歸
爲義者禮義廉恥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
故娶妻者非媒則不得非卜筮則不從納采問名納吉
納成請期親迎莫不以漸女子之嫁也母醮之房中父
命之阼階諸母戒之兩階之間三月廟見而後成婦亦
必以漸如是而歸則正正則吉故曰漸女歸吉利貞彖
曰女歸吉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者利於貞也此以三四
易位各得其正言漸之進也易傳曰在漸體而言中二
爻交也橫渠亦曰九三六四易位而居蓋後之傳易者
自伊川橫渠二先生漸以卦變言之矣漸之進其德有

四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四者陰之位六往居之得位也位者待才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四者諸侯之位坤土在上爲邦君子之進正已而已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其始不正終必不正三以正進四以正交則四爻皆正邦國正也猶女得所歸男女既正家道不期於正而自正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兩者以六居四言漸也或曰剛得中謂九五誤也在九五當曰剛中而應如无妄萃是也當曰中正而應如同人是也此謂九三也剛陽德也其位在六爻爲一三五二始進也五進已極三得中也已極則不復進矣太玄曰月闕其膊不如開明於西剛得中其進未極漸如是可進矣故曰其位剛得中也此以九三言漸也內艮止也外巽巽也易傳曰人之進也以欲心之動躁而不得其漸則有困窮矣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其動不窮也故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動言三四動動而正所以不窮也此以兩體二爻言漸進之義本義

銳易傳

新安朱氏曰之字疑衍或是漸字可以正邦也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剛得中以卦體言謂九五也動不窮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伊川先生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

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敎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可久之德難從无徵之德君子不以責人君子以賢德自居不強率人待其心回故善俗自然一作不可推行无徵難從之德○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上有木逮其成林長養有漸矣君子之處賢德使成美材善風俗使成美俗其長養亦有漸也

白雲郭氏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則木之生未嘗不以漸也有山之高而木生焉故其高无窮猶漸之進其進有道故示不窮也進之道何如止而巽是也先有所止不爲妄進巽而入之則有漸矣居賢德先有所止也善俗巽而入之也德非一日可成也俗非一日可善也居賢德善俗又漸之義也居賢德而後善俗蓋先自治而後治人豪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之道也易以巽主風敎故此言善俗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有木止於下漸於上也君子進德以漸善俗示以漸九五易而可久賢人之德也居賢德則安之而不動矣居示止也坤爲民坎險也民險者惡俗之象然二三四正正爲善艮止也君子在上進德以漸安其德而不動則惡俗自善險者漸正矣善俗之道也王肅本作善風俗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字下有脫字本義○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語錄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一无漸字）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一有所字）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雖小子以爲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鴻爲水鳥漸進之始出至於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非君子信己而行義无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漸六爻皆以鴻喻鴻集于澤其飛戾天其進必有漸矣然漸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于陵皆謂所集而止之之地亦有漸也干水濱也磐水濱之石也陸於田之遠乎水者也初六以陰居下在水之濱也方進之始柔弱无應又位乎底下所比所應皆陰柔之質志不相得必忌其進故曰小子厲有言然在止之初其進以正人雖咎己義无咎也

白雲郭氏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之內天地萬物无不具焉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能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鴻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人也故卦言女歸彖言進位爻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於不同也世之論象者率拘於說卦已言八卦之象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

四卦之象古人未嘗明言之且震爲龍而乾稱龍乾爲馬而坤稱馬坤爲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言姑舉八卦之略使後世知所謂象者如此貴夫觸類而長之也鴻漸于干者鴻水鳥也干水涯也言進之漸未遠於水也君子能安於漸也小子細人也志務速進故以漸爲厲危之而有言是不知在漸之初未能遠進者其於君子之義无咎也何危之有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動離爲飛鳥坎爲水之二巽爲進退水鳥而能進退者鴻也二坎水之涯干也三艮爲少男小子也初之二艮變兌兌爲口小子有言也初在下柔而无應自小子見之以爲危厲者也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之漸君子之柔其動也剛離隱處卑非援乎上也於義无咎夫明夷之初君子于行則主人有言漸之初鴻漸于干則小子厲有言進退之初非深識遠照不能處之而不疑豈常情之能窺測哉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易傳○又曰漸有進退之象故諸爻以鴻明之叢說

新安朱氏曰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于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爲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本義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濵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之

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於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一无飲字）食而已素空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衎衎和樂貌飲食和樂不徒飽而已言獲志之多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柔得中則所居安故曰鴻漸于磐應乎剛則所養充故曰飲食衎衎漸至六二養道始備故不素飽

白雲郭氏曰磐石之可安者自于而磐已獲安矣飲食衎衎蓋君臣相遇安而和樂也與詩所謂嘉賓式燕以衎同意漸進之道見於得君之祿安樂飲食雖小子亦無危厲之言是以吉也不素飽者不素餐之謂也伊川曰不素飽者君子漸進於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徒

空飽飲食而已乎而王輔嗣謂本无祿養進而得之其爲歡樂願莫先焉孔氏因之曰素故也故无祿養今日得之故願莫先也觀此益見伊川先生造次不忘於道二子所養如此而已昔孟子謂樂正子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飲食之事疑於餔啜故孔子言不素飽之義以明之而二子以得祿養爲歡樂豈不異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二至五有巽離坎鴻之象二之五坎變一巽爲艮艮坎爲石巽爲高坤爲平石高且平磐也磐大石也五之二坎變兌坎爲水飲也兌爲口食也兌爲和說衎衎而樂也二五以中正相應進而安裕飲食衎衎而樂詩鹿鳴是也巽爲目離爲大腹二之五巽離毀不素飽也素飽者无功食祿徒飽也君子之進豈飲食而

已哉上則道行於君下則澤加於民不徒飽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之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素飽如詩言素飧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本義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伊川先生曰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于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一无則字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爲之戒夫陽也夫謂三

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埋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一作禮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爲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羣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漸卦九三六四易位而居三離上卦四離下體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然相與之固物莫能間故利用禦寇也征不復者變爲艮且得位也如六四之得桷三

四非正合故曰失其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地不高而遠乎水故曰陸與初六六二同處艮體舍之而求巽之六四既无正應其行不及四以近比其偶不正不正之偶既不孕何由育夫不夫婦不婦凶之道也同舟而濟胡越无異心雖非其正猶利禦寇三與四同順而相保也

白雲郭氏曰初二之進也有漸而三則自任以剛其進欲速失漸之道是以致凶爾雅高平曰陸自水而至於陸進之甚遠故有夫征不復之象進而比四不正之婦也故曰婦孕不育凶然九三之才有進无退患在失中獨用以禦寇則利也離羣醜者舍初二同體而進也失其道者比四之不正失漸之道也非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者也順相保者禦寇所以保其類也初二陰柔順

九三之相保也蒙之上九利禦寇與漸九三同義蓋它无所用獨可禦寇而已蒙之象言上下順者以己獨處上衆皆順之也此言順相保者初二順而相保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至二有坎離巽鴻之象三艮爲山四變三爲坤坤爲平地高者平矣陸之象鴻離于水漸進于陸三若守正待時而不妄動則得漸之道三四无應陰陽相比而易合守正者戒之橫渠曰漸至九三六四易位而居坎爲夫離爲婦爲大腹征以正行也三不守正而合四夫征不復也夫征不復者以離羣醜也三陰爻爲羣陰爲醜言不正則離乎羣衆而往不能反也四不守正而合三則離毀矣婦孕不育也婦孕不育者不以正合而失其交之道也夫人所以致非道之交者罔不自己求之我无隙以乘之彼何自來乎故三不動則四

坤不來矣君子自守其正不惟君子无失己之累而小人亦不陷於非義是以順相保利用禦寇之道坎爲盜離爲戈兵寇也象以三爲君子又以坎爲寇者反以戒三也坤爲順各得其正順相保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本義○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媾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象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語錄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漸一作于木也木漸高矣矣一无字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木非鴻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然本坤之爻進而爲巽故或得其桷居之可安也順巽則衆所與也故得所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居上體之下高於陸而下於陵故漸于木漸進之時以柔居陰其進愈緩姑求所安順以巽

焉不敢擇也故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鴻非集木之鳥雖得其桷非所安也桷木枝中平桷者也

白雲郭氏曰六四陰柔才有不足乘九三之剛從而比之非所安也故有于木之象桷平衡之柯或得則可安矣安則无咎象言順以巽者當不安之際惟巽與順可得安寧故也巽權道也繫辭曰巽以行權然六四順以巽終爲无咎之爻而先言于木不安之象者蓋六四之象有失有得獨言其得則人將莫知其失而不慎始者多矣聖人雖取其善終又欲人之善始是以兼明其失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之柔進而介於二剛之間猶鴻漸于木也鴻足蹼不能握木漸于木非所安之地四離飛鳥而有坎巽鴻之象巽爲木漸于木也然上承五以巽事之下得三以順接之得所止焉惟順以巽故介於二剛之間猶或得其桷也桷椽之方者巽爲長木艮爲小木離爲麗坤爲方木小而方可麗於長木木之材中乎椽桷者也易傳曰橫平之柯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本義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伊川先生曰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

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五進居尊位其地高矣故曰漸于陵與六二爲應而三四間之故婦三歲不孕中正而應雖暫爲所間卒得所願故終莫之勝吉

白雲郭氏曰陵高阜也君之象也二五正應君臣同中正之德宜其吉矣然猶三歲不孕者以三四爲之間故也四不能間五而能間二九三禦寇之才足以間五然君臣同德有間終合故終莫之勝也雖九五之尊猶有三歲之久者亦爲之以漸故也三言夫征不復五言婦三歲不孕以卦辭言女歸吉故以夫婦爲言（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至五有坎離巽鴻之象五巽爲高二艮爲山二之五自山而進於高復有山焉陵也大阜曰陵二進於五得尊位也鴻水鳥進至於陵其位高矣然非所樂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焉故曰鴻漸于陵巽爲婦離爲大腹乾爲威二五相易二至五歷三爻離毀巽見婦三歲不孕漸之時道未可遽行其功未見於上下之間以三四相比而勝之也二艮爲土三四爲震木勝之五巽爲木三四爲兌金勝之則四比五三比二而君臣離矣然二五相應中正之德同其合乃中心之所願欲豈三四所能間哉其行有漸功成而復其所則孕矣故終莫之勝吉正也（易傳）○又曰虞謂三動離毀上之三成既濟誤也九五婦三歲不孕者天地不交之時六四柔進得位往有功則既交矣六四婦貞九五之所

願得也如明夷上六初登于天離明出地上以明後入于地此之謂曲而當○又曰九五言陵亦借否象言之艮爲山巽爲高大阜之象（並學取說）新安朱氏曰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伊川先生曰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元應於下羽潔无汙且處於高故曰漸陸（易說）藍田呂氏曰上九居上體之上然居巽之極復漸于陸與下體同進退雍容其序而不亂者也其羽可用爲儀吉儀謂可則而象之也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陸當作逵逵者九達之衢雍曰漸進之極至是元所不通矣安與樂皆不足以盡之漸之六爻其辭皆聲音相協故初則干言二則磐衍三則陸復育四則木桷五則陵孕勝如此則上九爲逵儀明矣其羽可用爲儀者九達之地非止十目所視而已通道

大都人之瞻仰者衆莫不以爲儀表也漸進之吉孰大於是羽者外見之美故人可則而象之也不可亂者至美外見獨異於衆人故人莫得而亂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鴻漸于陵巳高矣又升而至於上窮而不知反則亢是以君子不居焉進九三之賢升之於上巳變而退之三艮爲山上動之三成坤艮山變坤爲平地陸也自下進上漸也上反三亦曰漸者進退相爲用元退則元進之漸一進一退其動不窮矣離巽飛類也剛羽翰也柔其毛也九三之上成巽羽剛爻也所貴乎君子者謂其進退不失其時上九變而正退處而順不亂羣用爲儀也三陰爻羣也上九變而正退處而順不亂羣也亦可用爲儀吉易傳○又曰安定胡先生以陸作逵案虞氏所傳之象上之三成既濟三陸也夫上之所生者進也所反者亦進也所以動而不窮歟漸至九五極矣而言陸者明進退也並叢說矣進至上九亢矣是以上反而之三然後安處考之鴻象坎象既退自南而北嚮之時也宜以陸爲正或曰鴻漸至此千里之舉也曰不然鴻飛冥冥潔身而去之象也非漸也○又曰上九極矣而言陸者明進退也並叢說新安朱氏曰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爲元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不可亂者漸進愈高而不爲元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七